

中日文化交流纪念文集

● 日中文化研究会编



五·三〇运动纪念碑与上海

井上谦

「大夫第」——中国的民居

茂木计一郎

菩提树——植物汉名考

塚本邦雄

日本人的平衡观

汪平

国木田独步与《聊斋志异》

小野未天

山上忆良与初唐文学

高润生

傣族泼水节与阴阳五行

井上聪

唐朝的蝉 木村喜作

宋庆龄在日本 曹峰

「和魂洋才」带来的后果——日本近现代史中的《论语》

辽新登字 6 号

曙 光

——中日文化交流纪念文集

日中文化研究会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 7212 厂印刷

字数: 150,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1/32}$ 印张: $6 \frac{3}{4}$

印数 1—1,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骏 插图: 夏兰兰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张小沫

ISBN 7-5382-1756-8/Z · 65

定价: 5.00 元

文化交流是增進兩國人民友
誼和了解的重要紐帶。曙光必
將對此作出貢獻。

李金先

曙光を望み

日中文化交流の歴史

には昔も今もいつかの

山がある。昔といふ時こそ

光のあたったことを感ずる

ものである

一九九二年五月 池田敏子



目 录

五·三〇运动纪念碑与上海

井上谦 近畿大学教授 (1)

“大夫第”——中国的民居

茂木计一郎 东京艺术大学教授 (10)

菩提树——植物汉名考

塚本邦雄 近畿大学教授 (23)

日本人的平衡观

汪平 金陵职业大学讲师 (28)

《上海》与《浅草红团》

松寿敬 日本大学讲师 (33)

对共生的祈祷

清水伊津代 近畿大学讲师 (41)

飞天思念井上靖

井上谦 近畿大学教授 (50)

中国食文化的超量输入

——栽培植物及其根

矶贝千足 原 NHK 教育局主任导演 (45)

现代风潮的深思

吉田晴彦 牙科医院院长 (64)

国木田独步与《聊斋志异》

小野未夫 日本大学讲师 (70)

从古文到《说文解字》

王幼敏 华东师范大学 (77)

日本人的饮食习俗与生鱼片

陈敏 辽宁科技出版社编辑 (83)

心灵的讴歌——读《中国大河之旅》

陈骏 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 (88)

山上忆良与初唐文学

高润生 皇学馆大学留学生 (98)

复旦大学图书馆日文藏书概况

胡晓风 复旦大学图书馆 (112)

从赋《诗》言志到引《诗》言志

杨华 复旦大学博士生 (117)

清代台湾的传统教育机构

郑梅淑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123)

“和魂洋才”带来的后果——

日本近代史中的《论语》

八木泉 秋草学园高校教谕 (134)

傣族泼水节与阴阳五行

井上聪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140)

郑樵“会通”思想探析

臧世俊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155)

论商周之际社会观念和信仰的变化

吕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163)

唐朝的蝉

木村春作 日本作家 (172)

中日两国年节习俗的变异

马兴国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175)

宋庆龄在日本 曹峰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183)

秦始皇“坑儒”的心理分析

尹占群 苏州博物馆编辑 (190)

旅日杂感 朱世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7)

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学

胡志祥 复旦大学文博系讲师 (202)

五·三〇运动纪念碑与上海

通过《解放日报》(5月31日),我知道了1990年5月30日在上海市人民公园内建起了五·三〇运动的纪念碑。那天正好是五·三〇运动的六十五周年,距鸦片战争一百周年的日子,所以,我也想从今日要重新建立的政治意图的诠释角度,对昭示其历史意义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观表示我的敬意与共鸣。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国近代革命与自立的赞歌是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五·三〇运动的。而且,那些运动的舞台是北京和上海。尤其是上海,它虽被称为中国第一国际都市,但实际却是租界——欧美诸国及日本等国的殖民地,所以,要发生革命运动则难上加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种既成的概念却因民众的勇气与热情而被吹散了。它就是五·三〇运动。

五·三〇运动的发端,是缘于要求上海财华日本纺织企业改善待遇并承认工会而举行的劳动运动,如要验证作为其土壤的共同租界的问题,则必须上溯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由于这场战争带来的外国侵略,迫使中国打开了苦难的近代史窗口。日本也是其中的一国,对上海的大量涌入,是在比西欧诸国稍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以,日本租

井上谦

界与占据上海市街中心区域的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不同，它位于随租界地区扩大而营造起来的地区——以苏州河相隔的北部的虹口区一带。并且，以那里为基地，日资系统的棉纱工厂在上海、青岛营运，以低薪雇佣当地人获利，同时，又稳步地推进军事工作以瞄准东北（旧满州）的利权。日本以武力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二十一条”就是此计划的骨骼，结果却刺激了中国的排日感情而发生了五·四运动，不久，发展到了五·三〇运动。

事件起始于四月份。在中共指导下发生的上海内外棉公司的罢工中，工厂开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接着，五月份由于两名职工被解雇而使各阶层的抗议活动蓬勃兴起，罢工在各地燃起并发展成反日运动，租界当局借机逮捕了学生活动家。当时，英国警官朝游行队伍开枪，造成十几名工人的死伤。这就是五·三〇运动。

从正面取材于这个运动并把它写成小说的作家就是横光利一。他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灾难之后，与川端康成等人刊行了同人杂志《文艺时代》，提倡新文学，因发表《头以及腹》、《春天乘起马车》、《花园的思想》等一跃而成为新感觉派活动的旗手。但是，不久，从《文艺时代》结束时又寻求起新的转机，1928年4月访问中国，根据在上海逗留一个多月的体验写下的最早的长编小说就是《上海》。《上海》在那年的十一月开始在《改造》杂志上连载，那一时期发生了如下大事：

- | | | |
|-------|----------------|-------|
| 1929年 | 全国（日本）大规模检举共产党 | （四月） |
| | 世界大恐慌开始 | （十月） |
| 1930年 | 暗杀浜口首相 | （十一月） |
| 1931年 |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 （九月） |
| 1932年 | 第一次上海事变 | （一月） |

暗杀井上藏相 (一月)

暗杀犬养毅首相 (五月)

检举共产党代表 (十月)

这是一个对革命及左翼运动进行严厉镇压已经成了日常化的时期，所以，敢于涉足五·三〇运动毫无疑问是需要相当的觉悟的。说是这样说，但横光利一的《上海》并不是以五·三〇运动本身为主题的，而是多方位地描述了生活在以那起事件为背景下的上海的人们，所以，对这部积极的作品，当时的评价并不好，并完全被“普罗”系统默杀了。而且，《改造》上连载中的作品由于当局的检查，正文随处可见“……”这种被抹杀的情形。但是，横光不管世间评价的好坏，把《上海》一直从1928年写到1932年。对当时的处境，横光在单行本《上海》(1932年)的“序”中说：“此作背景中出现的事件是近代东洋史中欧洲与东洋发生最初战斗的五·三〇事件，深刻描绘以外国关系为中心的这种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的混乱状况本身就是很困难的工作，此外，要发表它又是很困难的。”并且还记述说：“我想要写这部作品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想写出一部优秀艺术作品的愿望，莫如说是由于想了解一下自己所居住的悲惨的东洋世界的那种孩子般的心情才提笔的。但是，一旦我知道有知识的人们中不仅很少有人对这个称作五·三〇事件的重大事件抱有兴趣，甚至几乎无人知道的情况时，我就想到无论如何至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事件的性质，甚至最终让他们涌起已经忘记了的青年时代的热情。”这是横光三十七岁时说的话。

日本的近代文学与中国密切相关，在横光的《上海》以前，取材于中国的主要作品有冈仓天心的《支那游记》(1894年)、田山花袋的《第二军从征日记》(1905年)和《一兵卒》(1908年)、樱井忠温的《肉弹》(1906年)、幸德秋水的《病间物语》

(1908年)、夏目漱石的《满韩的这里与那里》(1909年)、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1925年)和《湖南的扇子》(1927年)等等作品,其中的一大半不是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就是旅游记。其中对横光起着领路人作用的大概是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收录于《上海游记》),但它是文人的见闻录,对中国的关心很淡薄,没有《上海》提起的那样问题。这大概是由于两者不同的资质和生活时代所造成的,据说芥川在死(1927年7月自杀)之前频频劝横光去访问中国。尽管其真意尚不明了,但从横光访问中国并写下《上海》一书来看,芥川的遗愿是实现了。在这种意义上,通过《支那游记》和《上海》考察两者的中国观,大概就成了了解日本昭和初期的时代状况所不可忽略的课题之一了。这暂且不说,《上海》的视野因四年后横光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特派员访问欧洲的体验而进一步扩大了,他又写下了晚年之大作《旅愁》。《旅愁》是一部描写三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现代小说的代表之作,其先行之作的《上海》又是日本文学中唯一一部描写五·三〇运动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横光是位敢于向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又称心境小说)挑战,毕生致力于创造巨幅小说的艺术家,作为日本近代求新主义的实践者,他给昭和文学以很大的影响。

由于受他那种果敢生活态度的吸引而一直在从事研究的我,把上海当作在中国最富魅力的都市而一直在梦想着访问中国的机会。从198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几乎每年都是来来去去,到今天为止,我已经五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每至上海,我必先漫步外滩,而且,面对建于租界时代的欧式建筑物,我的意识便随时光倒流,《上海》的世界又复苏了。而且,在从外滩眺望到的黄浦江景象和从外白渡桥上看到的苏州河水的色彩:

“涨潮时，河水膨胀，逆向而流。黑灯瞎火猬集在一起的马达船首的波浪，并排的舵，搬出来的山堆似的货物，被锁链系住的栈桥的桩，气象所的风标显示出和平的风速向塔上升起。海关的尖塔在朦胧的夜雾中若隐若现。苦力们在海堤上面堆集的酒桶上浑身湿漉。沉重迟缓的波浪中，黑色的破旧船帆歪歪倒倒地动了起来。”

《上海》的这段开场白文字浮现了出来。当然，现在既没有了气象所的风标，也没有了苦力等等，但开场白的舞台——苏州河依然是灰暗的波浪，显得沉重而迟缓。河岸两边鳞次栉比的住家和风物与当时几无多大差别。如果把从外滩看到的高楼大厦看作是上海裸露的表面，那么，密集在它的阴影里生息着的民家风情则可以说是上海背后的阴影。而且，那种表裏世界尽管多少发生了一些变革，但她的人民一面在保持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面目，一面在这两极之中顽强地生活着。聚集在外滩的人很多，漫步在市内主要大道南京东路上的人群更是多得怕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拥挤下，我变得完全像黄浦江上漂浮的一叶小舟，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焦躁与不安。莫如说我忘记了东京忙碌的生活，只是一味置身于人流而已。带着孩子的快乐的父母、年青的情侣、相互拥来拥去的人们，以及那些汗臭味等——拥起的阵阵波浪与《上海》所描述的波浪不同，显示出一派和平的景象。一接触到那种和平沉稳的波浪，我就不能不想起《上海》开头的“涨潮”、“逆流”、“沉重迟缓的波浪”和“黑色的破旧船帆”等语句。如果把“涨潮”当作是民众的“生之高昂”，那么，“逆流”也可理解为民众的革命意志。那种“沉重迟缓的波浪”汇成了五·三〇运动卷起了阵阵旋涡，而结果就

具有了受外力压制的命运。“黑色的破旧船帆”不就是五·三〇运动后中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走过的充满荆棘的崎岖道路吗？眼前流淌的黄浦江与苏州河，还有耸立在外滩中山东一路边上的一幢幢欧式楼群，就是继续生活在现代的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最近，上海市内正在推进都市开发，新的高楼与宾馆开始建起，但是我希望一定要想法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保存下来。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法国首都巴黎改造了卢浮尔的金字塔、新歌剧院、立体的新凯旋门、车站、凡尔赛美术馆等，以法国再生为目标建设这个新花之都，它不是消灭历史遗产的创造，而是在与遗产的调和中创造都市的未来图景。过去，在我继横光欧洲旅行结束后过了半个世纪重新踏上“旅愁”的舞台之际，我曾为在瑞士的一个小卖部里发现那部作品中出现过的名信片而惊叹不已。由石头文化产生出来的传统竟是如此根深蒂固。我赞成上海，不，乃至全中国的富有成效的现代化，但我更恳切地希望能够把作为建设今天之基石的历史建筑当作无可替代的走向未来的世界遗产精心地保存下来。

在上海，我经常涌起这种感慨与期待，其中，每当我漫步南京东路时，我就感到镌刻于大楼一角的五·三〇运动纪念碑太过渺小了。而且，这条马路是市内第一繁华街道，人多纷杂，很难不被人们忽略而过的。即使是看到了，在剧烈涌动的人潮中也是很难静静观看的。正在我希望它能建在一个更加稳定坚实的地方时，这座杰出的纪念碑落成了。

据《解放日报》报道，在当天的落成典礼上，陈至立代表上海党政军领导发表讲话说，“爱国主义从来就是鼓舞人民团结奋斗、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现时下的爱国主义就是为了建设灿烂的社会主义新世界。我们纪念五·三〇运动，必

须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并要强化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以振兴中华。要振兴上海，要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我们必须倾注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五·三〇运动的经历者许德良发言说，“要继承、发扬五·三〇精神”。真是六十五年来的追悼与誓言。

我打算今年夏天第六次访问中国，因为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已决定从八月一日到十一日之间去丝绸之路考察。最初预定在上海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乘飞机去兰州，所以，我想，在上海多少还能空出一些时间。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傍晚才到达上海，第二天一早就要直接去乌鲁木齐了。这样，我就不能看到那座纪念碑了，所以我很懊丧，但在临出发前又有人来联系说决定在上海停宿两晚，旅馆定的是国际饭店。国际饭店靠近人民公园，纪念碑就在我的眼睛下面，我对这次变动拍手称快。再三地变更虽然有些烦人，但它对受横光《上海》的吸引而心里惦念着五·三〇运动纪念碑的我，以及要记录下《上海》的舞台而同行的摄影师石松健男氏，年青的横光研究家八木泉氏，初次访问中国的我的朋友原田和雄氏来说，真是件难得的礼物。

纪念碑位于人民公园入口处的紧右侧，它比《解放日报》刊登的照片看上去更加显得气势恢宏，它的背面是大理石墙壁，建筑构成为前后两部分。前面的部分是巨大的不锈钢雕塑。站在它的下面，其巨大的程度完全使人看不见它身后的国际饭店高耸的屋顶。它的形状像火山喷发，给人以一种燃烧的火焰向天空向四方喷射并激烈地向自己逼来之感。那火焰大概就象征着五·三〇运动中燃烧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吧。前面部分建在陈云氏题字的“五卅运动纪念碑”的前面，造型呈抱起倒下的同胞的形状，是一座超写实的、按几何学组构各部分的铜像。墙壁

的背面嵌刻的劳动者形象也是同样的手法，初见之下让人想起西欧表现派的绘画风格。敢于把人组建成机械式的勇气似乎是在赞美人与机械的共存。

无论怎样讲，由于这座纪念碑的建成，上海大概已经牢牢地系上了近代精神的脐带。无论世上发生怎样的事态，我都希望不要使这座雕像遭到破坏，同时，我又为上海出现这个新的名胜地而高兴。

并且，通过这次的上海访问，迄今为止不曾确认清楚的横光在上海逗留期间住宿地的问题我弄清了。横光是自1928年4月开始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左右，其间，承友人今鹰琼太郎氏照顾住在他的家里。该氏是《上海》一书中主人公参木的原型，他是横光初中时代的晚辈生。他1920年进入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当时在与西原借款有深刻关系的上海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工作，住在离新公园（现鲁迅公园）很近的施高塔路千爱里四十五号。那里从市中心过苏州河，沿四川路往西走十分钟就可达到。那一带过去曾是有过西本愿寺、歌舞伎座、陆军本部、日本小学、上海神社等等的日本人街，对日中友好有过贡献的内山书店也在这一地区。店址现在成了银行，但建筑物的墙壁上还镶嵌着纪念浮雕。千爱里是条背静的高级住宅街，二层楼的西洋式建筑依然保持着当年整齐肃然的风貌。“就是这里！”随着我兴奋的声音，陪着我的向导胡志祥氏、曹峰氏也仔细地根据记录一幢一幢地寻访下去，只确认到有四十一号，而接下去的住宅是另外的，由现在的军队干部居住着，所以，我们没能确认清楚四十五号住宅。但是，承蒙住户的好意，让我仔细地观看了住宅内部，我十分满足了。因为它与我从今鹰氏生前那里听到的有关建筑物构造和布置以及送我的当时照片（《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三卷的凹版）没有不同。知道那座建筑物

仍存在至今，仅此一点也足以成为极大的收获。只要根据这座住宅想象一下，无疑我们可以知道今鹰氏当时的生活好像是很好的，而且，他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恐怕横光执笔《上海》的资料也是由今鹰氏提供的吧，横光与该氏相处的一个月，在考察那以后的横光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吧。一面重新检讨今鹰氏与上海的关系，一面调查横光以此地点为出发点的活动范围，这样也许会产生出新的《上海》观。这真是怀有那般期待的上海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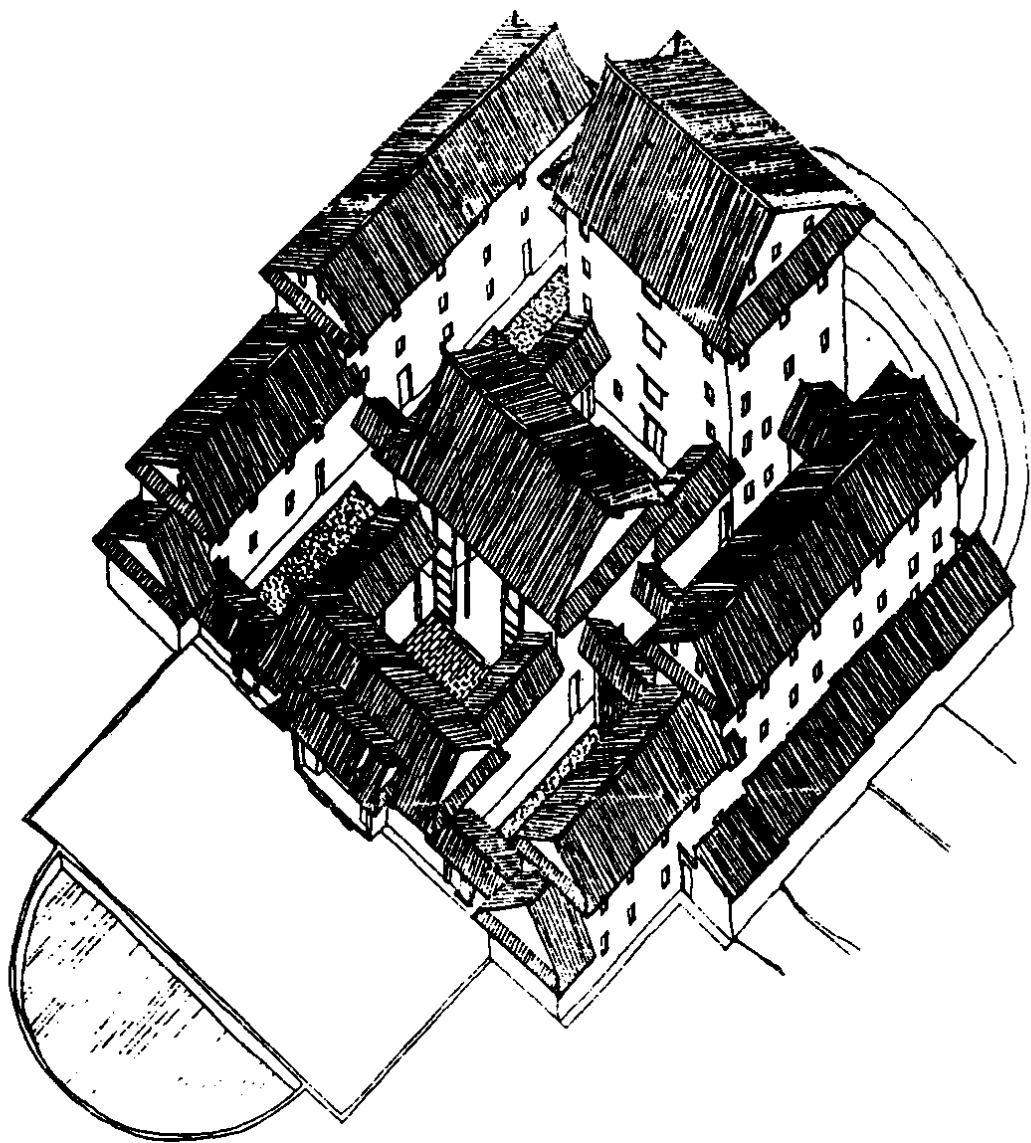
而且，在此后的丝绸之路上，我们在各地都受到热情的接待，旅行得很愉快。尤其是担任全程导游的上海社科院的田国培先生的细心周到以及兰州社科院的罗先生、兰州饭店车辆科的马建帮先生、新疆社科院院长塔伊尔仁·穆罕默德先生、中国社科院的林华雄先生等诸位的真诚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次成功的旅行是由上海社科院周密细致地安排的。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一)

在福建省靠近广东省边界的永定县稻田辽阔盆地的山麓，有座被称为“大夫第”的巨大民居。在这块地域，被称为客家的汉人一面建立巨大的土楼过着集体生活，一面很早就定居在这里了。过去曾出过优秀官僚的大夫第也是客家的住居，在这一带是三堂二横式的五凤楼。可以看到地处背靠山峦面朝水田的地理位置，用坚固的土墙围成马蹄形状的好几幢高低建筑物的形态。似乎是在土地上生根一样，不愧是具有稳实坚定威镇四仪风貌的堂堂中国民居。

住在大夫第里的人是一族自古从中原南下移居此地的人，现在是第二十八代、三十一户共一百零三人居住在一起，从事农业特别是烟草栽培业。据说建筑物建于一百五十年前（当时是1986年）。它的来历暂且不说，这座民居的形式可以看成是中国民居的原型之一，所以，我们根据图示稍稍详细地看一看（图一、图二）。

所谓三堂二横式，说的是中轴线上连有三间堂屋，左右各有侧屋，背后配有凉院，前面配有鱼塘和禾坪的构屋形



图一 大夫第外观图

式。三堂，从跟前数起是下堂、中堂、上堂或称主楼，各堂屋之间有天井，由两侧的通路或廊屋连在一起。大多数情况是大门设在下堂，中间设屏门，不能直接看见里面的天井或中堂。中堂也称祖堂，是祭祀一族祖先、接待重要客人举行宴会或举行冠婚葬祭仪式的全住居的中心空间。主楼也称后楼，建筑高达四、五层，是族长等主要家族人员的住处。因为建筑物拥有沉重厚实的土墙，所以，登上据说是有事之时被当成家人和财物避难所的大夫第的最高层，从正面望去，一派雄壮辽阔的景象，